

27° 文艺评论

激活历史记忆的深情礼赞

读三线主题长诗三部曲札记

叶廷滨

贵州诗人小语的三线主题长诗三部曲《热血》《逐梦》《飞天》由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史诗般的笔触全景式呈现了三线建设的历史画卷。

诗人小语本名杨杰，是中国作协会员、贵州省作协理事，已出版作品30部(含合著)，其中长诗21部，抒情诗7部，报告文学1部，新闻作品集1部；策划、主编诗集、选集90部。主旋律长诗三部曲《没有退路是路》《决战贫困》《大道出黔》获贵州省第五届乌江文学奖。

10余年来，小语的创作颇丰，先后为贵州省旅游发展大会创作《敬畏这方山水》、为国际阳明文化节创作《王阳明道行贵州》、为茶博览会创作《干净黔茶》等主题长诗，合著长诗“贵州名片三部曲”《杜鹃花开》(红)、《干净黔茶》(绿)、《水美贵州》(蓝)。策划、主编“文化古镇”长诗《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20部、“时代大英雄”长诗20部、“脱贫攻坚”诗集13部，“乡村振兴”诗集6部。作为贵州主题性诗歌创作的倡导者、书写者和守望者，小语从第一部工业长诗《没有退路是路》开始，就利用工作之余一直致力于三线文化的研学、创作和行走，先后创作能源资源、航空、航天三线主题长诗三部曲《热血》《逐梦》《飞天》等一万多行。三部曲是三线题材长诗写作，诗人通过5年多时间的实地采风、查阅百万字史料，深入六盘水煤矿、安顺航空基地、遵义航天城等三线遗址，将个人情感与时代精神熔铸于上万行诗，以“热血”“逐梦”“飞天”三个维度构建起贵州三线建设的精神谱系。这三部作品在题材开掘、叙事策略、语言创新等方面展现出鲜明的艺术特质，与为贵州长诗的新标高，也成为新时代工业诗歌的重要收获。

意象与叙事交织的史诗架构

小语在多年的长诗写作中，逐渐形成了把握重大题材的长诗写作能力，这种能力，集中了他对历史的认识，对现实的观察思考，以及对重大题材的取舍等，是他思想、才华及写作水平的集中体现。

三部曲以三线工业体系为脉络，形成能源(《热血》)、航空(《逐梦》)、航天(《飞天》)的完整序列。《热血》聚焦六盘水煤炭钢铁基地，以4500行篇幅还原三线人战天斗地的场景：“梅花山的梅花会吟诵诗歌/饱含真情地吟诵/那古风、那旋律、那雅致与激情/时而如山风呼啸，时而如雷声列阵”，将自然意象与工业叙事交织，展现乌蒙高原上的热血传奇。《逐梦》以贵州航空工业为轴心，通过“云马”“风雷”等三线符号的复活，呈现三线人“只要钢铁运进来，定让战

机上九天”的豪迈。第三部《飞天》则将笔触延伸至航天领域，通过“火箭穿云破雾，飞船追光逐电”的动态描写，完成从地面到太空的叙事跨越。

在结构上，小语采用了史诗架构。《热血》以序诗《写给一座城市的诗行正燃烧成热血风景》统摄全篇，中间以“汪家寨煤矿”“老鹰山竖井”等章节展开，尾声呼应开篇的“热血”意象；《逐梦》分为“梦里高原”“菜花洞往事”“三线生活图景”等六部分，既有宏观历史回溯，又有“粮票”“灯光球场”等微观生活切片；《飞天》则以航天精神为内核，将“天宫授课”“空间站”等现实场景与“玉帝设宴”“问囊和”等神话意象并置，形成古今对话。这种结构设计既保持了长诗的叙事张力，又实现了历史纵深与现实观照的平衡。

红色基因表达与三线历史文化融合

三线建设是中国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事件，

三线建设的精神是中国工业文明难能可贵的“稀土”元素。在这样的背景下，小语善于将冰冷的工业符号转化为富有诗意的意象。在《热血》中，“一号锅炉”被赋予生命：“我还能抚摸到它热热的体温/像一本史诗，像活着的励志教案”，钢铁与煤炭的坚硬质感在诗性语言中焕发生机。《逐梦》则通过“涡轮喷气发动机”“战鹰”等意象，构建起航空工业的美学体系，如“黎明的阳光最为美丽/穿过菜花洞就见到了黎阳”，将工业代号与诗意命名结合，赋予工业空间以浪漫色彩。《飞天》更将航天科技升华为“两翼贯日月，一屏收星辰”的宇宙视野，实现科技理性与诗性想象的交融。

地域文化的深度融入是三部曲的另一特色，对贵州这片土地的爱，让小语的诗歌充满了贵州元素。他的长诗《家住乌当》《花溪等你》等长诗可以看出贵州文化元素在小语创作中的丰富资源。小语巧妙运用贵州方言，自然景观和民族元素，如《热血》中“乌蒙”“梅花山”的地理标识，《逐梦》里多彩贵州风的浓烈韵味，以及《飞天》中黄果树、紫云自治县的地域符号，使三线叙事深深扎根于贵州高原。同时，他注重挖掘三线建设中的地方记忆，如《逐梦》通过露天电影、粮票、灯光球场、饺子馆等生活要素，还原特定年代的集体记忆，既保留了历史的真实感，又赋予作品浓郁的乡愁意味。

家国情怀的诗人使命

作为军人出身的诗人小语，家国情怀是他一以贯之的精神源头。三部曲始终贯穿着“家国同构”的情感逻辑。小语通过个体命运折射

时代洪流，如《逐梦》里“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誓言，将个人情感升华为民族精神。在《飞天》中，这种情感进一步扩展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筑梦空间站，萦绕大同云”，体现出从工业建设到宇宙探索的精神跃迁。

对三线建设的精神的深度开掘是作品的核心价值。小语不仅呈现“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表层叙事，更着力挖掘精神内核；《热血》中“三线建设的光照亮一个个你我/以爆炸的方程式/威力无限，可以破碎铁心之石”，揭示精神力量的物质转化；《逐梦》通过“三线人”从“北方远道而来的口音”到“他乡血液化为故乡”的历程，诠释文化融合与身份认同；《飞天》则以“跨步登天如愿，长我精气神”，将三线建设的精神升华。这种精神书写使三部曲超越了历史记录层面，成为当代中国精神图谱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诗语言创新的大胆实践

诗人小语的诗歌语言有长期创作中形成的自我风格，现实的、浪漫的、哲思的和想象力丰富的美学特质。他善于运用意象，如“会战”“攻坚”“冲锋”等词汇，强化大三线战略工业叙事的力量感；同时融入抒情性表达，如《热血》中“我一朵一朵地采摘/我献给分散的一个个墓碑”，以细腻笔触传递人文关怀。在句式上，他打破传统诗歌的格律限制，采用长短句结合、排比递进等手法，如《逐梦》中“从黄果树到达了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又从紫云自治县到达了小湾村”，形成流动的叙事节奏。

其多年的写作实践，让小语在长诗中运用了跨文体融合，这是其诗学突破的重要体现。三部曲综合了史诗、报告文学、地方志等多种文体元素，既有历史事件的客观记录(如《热血》对贵昆铁路建设的描述)，又有文学想象的艺术加工(如《飞天》对神话意象的重构)。这种“诗史互证”的写作策略，使作品既具有历史文献价值，又不失文学审美品格。正如我省知名诗人李发模所言：“诗歌要有人类精神，要关注千千万万人的命运，要善于追根溯源，发现荷叶底下的藕根”，小语正是通过这种创作实践，实现了主题性诗歌的艺术突围。

综上所述，小语的三线主题长诗三部曲以宏大的历史视野、深刻的精神开掘和创新的艺术表达，为三线建设立起了一座诗歌丰碑。作品不仅填补了三线题材长诗创作的空白，更以“诗性书写”的方式激活了历史记忆，使三线建设的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生。从《热血》的工业激情到《逐梦》的航空壮志，再到《飞天》的宇宙情怀，小语完成了从地域叙事到国家叙事、从历史回望到未来展望的跨越。这些作品不仅是对三线建设者的深情礼赞，更是当代诗人回应时代命题、探索工业诗歌可能性的重要实践。小语的长诗创作为三线建设这一发展战略的精神发扬和深入开掘，做出了一个当代诗人可贵可喜的尝试。

(作者系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原主任、《诗刊》原主编)

农耕时代的回望者——张贤春长篇小说《双子座》序

闻明星

《双子座》，是张贤春继《青龙坝》(又名《猪朝前拱》)、《鸡往后刨》之后，又一部反映贵州乌江流域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

读完《双子座》，我希望找到一个话来概括这部小说的主要特色。沉思许久，我觉得，“农耕时代的守望者”，最能表达作者和作品的独特风格。这种独特风格，既表现在作者的写作手法上，也表现在作品的内容方面。

就农耕生活题材的小说来说，张贤春的小说有着极为独特的地方。他的小说，专注于人物关系、情节设计等方面，直接描写传统农耕生活，可以说，书中的人物、事件是和农耕生活融为一体的。

在书中，我们能够全面而又详细地看到乌江边上，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的具体的方式和方法，其中还包括生活和生产的具体的工具。

传统农耕时代，人们日常生活中吃穿住行的一切无不和身边的大自然密切相关。例如，人们用稻草盖房、铺床席、烧饭烤火，下雪时用稻草绳绑在鞋子上防滑。读《双子座》时，你能清楚地感觉到鲜明的时代特色。书中人物说话、做事、行事的方法和生活方式，而且只有那时那个人的那个样子。书中描写的生活，既有着浓郁的地方色彩，也有着那个时代所有地方的普遍特征。

随着传统农耕时代的消逝，那些生活、生产方式和工具也一并在流失，估计若干年后，它们会以古董文物的身份再返回人们的视线。也正因为这样，《双子座》除了文学价值外，更具有详细具体的有关传统农耕时代的历史和风俗价值。

小说描写了主人公从20世纪30年代出生到21世纪20年代去世所经历的近百年变化。主人公前半生基本上过着传统的农耕生活，但从后半生开始，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渐渐取代传统的农耕生活方式，到21世纪初，传统农耕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作者在作品中，详细具体地

描写了这个过程。

张贤春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文笔特点，使他的作品有着独特的效应。我觉得，称其为“渗透效应”比较贴切，因为这是不少文学作品所缺乏的特点。

作品的渗透效应，令读者在阅读时，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代入效应。

首先，是作品内容对读者的生活经历和记忆的渗透。

其次，是作者情感对作品的渗透，再通过作品向读者渗透。

张贤春的作品，具有极强的渗透性。这一特点的具体表现是：朴实的文字、淡然的情感、普通的人物和日常生活，像若有若无的雾雨，悄悄地滋在读者的心田，又很快消融在心田里。

读者在阅读时，甚至在阅读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书中的一切毫无反应和感觉。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书中的人物和情景就像种子一样，慢慢地开始发芽、生长，时不时地拨动着读者的心弦。

很多时候，书中的人物和情节，在你毫无意识的时候，会像遥远的梦境一样，突然从记忆里越发清晰地浮现出来，让你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似乎是在提醒你，在你的生命历程里，他们真的曾经来过，而不仅仅是你在书中读到过。

我也试图思考过张贤春作品有着这一独特效应的原因。大部分作家写作，主要是凭独特才气、技巧和想象力，张贤春似乎并不具备这些，至少在他的作品里并没有反映出这些。

从作品里可以感觉到，张贤春完全是凭着他对人的悲悯、对故乡的热情和对过日生活的眷恋在写作。他的写作，相当于用纪录片的方式，将已经远去的生活，再真实地体验一次。

如果说在写作上，他使用什么技巧的话，高超、精练和典型的人物、事件和场景的选择，应该是最突出也是运用得最娴熟的技巧。这一立足于生活本身的技巧，使他的作品返璞归真，没有丝毫刻意雕琢的痕迹。

只要是亲身经历过书中所反映时代

的人，基本上都能够在他的书中找到和自己高度对应吻合的记忆。在阅读过程中，书中描写的许多人物、事件、场景等，在读者早已模糊的记忆里，都会有与之相似的人物、事件和场景浮现出来，与之相重叠、融合。你会觉得作者不是在写他或别人的经历，而是在写你的经历。

例如，当我读到描写房子失火情景时，书中的文字慢慢淡去，取而代之的是我自己幼年时亲眼所见的失火场景。我记忆里的场景，和书中描述的场景，完全重叠融合在一起了。就连失火女主人人在地上打滚哀号，以及一边扑打着不想活了，一边扑打着房子的情景，都完全吻合。

这种完全相同的记忆，并不是巧合。人生的灾难和苦难，原本就是相通的。特别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和所经历的苦难和无奈，都是一脉相连的，并无本质上的差别。

正因为张贤春在书中所写的一切，与读者的生活经历和记忆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和契合性，所以就极容易渗透到读者心里，并发生融合。

例如，书中描写小孩子冬天用竹烘笼暖手。里面的炭火快熄灭了，男孩子会把烘笼抡圆了上下转圈，有时用力不均，烘笼里的炭灰就扑得满头满脸，甚至把衣服烧出洞来。

这样的情景，估计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小时候都做过。本来已经忘记了，在书中看到时，就会立即想起来，而且回忆比书中的描写更具体、更真切。

这就是张贤春的作品虽然平淡质朴，却能让人长久记忆、并时不时不由自主地浮现的原因。

作者在写《双子座》时，对生活细节的选取极具典型性。只要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能通过作品中的生活细节找回自己丢失的记忆。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则可以通过作品看到那时生活的全貌。

《双子座》一书里，主人公从出生到死亡，整个一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苦难。作者在描写这些苦难时，将自己的感情和主人公的感受高度地融为一体。

靠天吃饭的农耕时代的百姓，在面对各种苦难时，更多的是无奈和忍耐。

这种无奈和忍耐，让那时的人们养成了略含苦涩和悲情的淡然心态，这种心态有时甚至达到麻木的程度。作者在描述人们的苦难时，非常巧妙，也非常成功地运用了淡然的笔调，从而在情感上，达到和书中人物高度一致的效果。

像对小孩因天花而死亡的描写，客观、具体和传神里夹带着一种满不在乎的刺骨寒意。初读时，你会以为作者冷漠残酷，但稍一回想，那时的人们，见惯了，也习惯了这样的悲惨。

张贤春描述了普通人的生活苦难，却没有去贩卖苦难，或者是歌颂苦难。真正经历过苦难的人，是不需要别人的同情的。无论是作者的同情，还是读者的同情，在他们生活的辛酸和无奈面前，都显得是那么的苍白、廉价和无力。

这样的书写，让普通人的生活苦难，愈发沉重。这样没有任何想象、夸张的文字和内容，只有真切、深切地体验过的人，才能写出来。

这样情深意切的书写，让人容易读懂这样的作品，理解并与书中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产生共鸣。



《山那边是云》刊发在《十月·长篇小说》2025年第3期。

赵赓

论《山那边是云》中的生存诗学与精神超越

郑欣的长篇小说《山那边是云》在《十月·长篇小说》2025年第3期的亮相，宛如在文学的晴空投下一颗温润石子，激起层层涟漪。这部作品以其细腻笔触勾勒出三位女性黄小小、陈洛迪和素瓦漫长复杂的生命轨迹，深入探讨女性的成长、自我认知与和解，为当代文学画廊增添了一抹独特色彩。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上，郑欣的《山那边是云》以其独特的叙事美学和深邃的精神探索吸引着读者的目光。这部作品表面上讲述的是一个关于迁徙、关于寻找的故事，但其内核却是一场关于人类生存境遇的哲学思辨。小说中的“山”与“云”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存在，更构成了一个丰富的象征系统：山代表着现实的重负、物质的羁绊与生存的艰辛，云则象征着精神的自由、理想的彼岸与灵魂的超越。郑欣在这部小说中构建的，正是一幅人类永恒徘徊于物质与精神、禁锢与自由、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生存图景。

《山那边是云》的叙事结构本身就暗含着一种辩证的张力。小说以主人公离开山区、寻找理想之地为明线，以几代人对“山那边”的想象与追寻为暗线，编织出一张关于希望与幻灭、出走与回归的命运之网。郑欣采用的是一种近乎寓言的叙事方式，将具体的地域经验提升为普遍的人类境遇。山区的贫困、闭塞不仅是地理环境的写照，更是现代人精神困境的隐喻。而“云”所代表的那不可及的理想之境，则折射出人类永恒的超越冲动。这种叙事策略使得小说既有坚实的生活质感，又具备形而上的思考维度。

小说主人公的形象塑造体现了郑欣对当代人生存状态的精妙把握。这是一个被现实所困却又不甘于现实的灵魂，他的出走既是对命运的抗争，也是对自己的寻找。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主人公经历了从盲目向往到理性认知、从对外在世界的追寻到内在自我探索的转变。郑欣以细腻的心理描写展现了这一复杂的心路历程：当主人公终于抵达“山那边”，发现那里并非想象中的乐土，而只是另一种形态的“山”时，那种幻灭感与新的认知同时降临。这一情节设计打破了传统成长小说的线性叙事，暗示着人类的追寻可能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过程。

在语言风格上，郑欣的文字简洁细腻，富有诗意。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细致入微，使读者能够真切感受到角色内心的挣扎与成长。比如描写黄小小嫉妒陈洛迪时的心理：“那嫉妒如同藤蔓，在心底悄然蔓延，每一片叶子都带着刺，扎得她的心隐隐作痛。”这样生动形象的表述，让抽象的情感变得具体可感。对自然景色的描绘也充满画面感，当描写素瓦家乡黎平的山水时，“青山连绵起伏，似大地的绿色屏障；清澈的溪流蜿蜒而过，如灵动的丝带，诉说着古老的故事。”寥寥数语，便将贵州黎平的秀丽风光展现眼前，为故事增添浓郁的地域风情。

在《山那边是云》中，郑欣展现了独特的语言艺术。她笔下的山区景观既有粗粝的真实感，又蒙着一层诗意的薄雾：“岩石的裂缝里生长着倔强的野草，像是大地无声的抗争”“晨雾中的山村如同一幅被水浸湿的水墨画，边界模糊却意境深远”。这种语言风格与小说的主题高度契合——在写实与写意之间，郑欣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使作品既扎根于泥土，又飘浮于云端。特别是她对“云”意象的多重处理，时而具象为气象现象，时而升华为精神符号，显示出高超的象征驾驭能力。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山那边是云》打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乡土叙事”传统，其所描写的山村空间更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意义。郑欣既写出了乡土中国的现实困境，又超越了简单的城乡对立模式，将“乡土”转化为一个人类共同面对的生存命题。与此同时，小说中那种对精神家园的追寻，又与西方文学中的“追寻”母题形成跨时空的对话，小小、洛迪、素瓦都在跨越山海的文化背景中成长、反思，显示出郑欣广阔无垠的文学视野。

《山那边是云》中的时间体验尤为值得关注。郑欣打破了线性时间的束缚，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自由穿梭。通过回忆、梦境与预叙等手法，她将个体生命时间与历史洪流并置，将瞬间的体验拉伸为永恒的思想。当主人公站在山顶，眺望远方云雾缭绕的未知之地时，时间仿佛凝固了，那一刻的犹豫与渴望成为了人类共同的精神定格。这种时间处理方式使小说获得了一种超越具体时代的普遍意义。

郑欣在《山那边是云》中构建的空间诗学同样耐人寻味。山村与城市、山路与平原、小屋与高楼——这些相对空间不仅是情节展开的舞台，更是不同价值观念的载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边界”意象的反复出现：山的边界、云的边界、村庄的边界、心灵的边界。郑欣似乎在告诉我们，人类永远生活在各种边界之中，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边界状态——介于兽性与神性、现实与理想、绝望与希望之间。这种空间哲学使小说获得了深刻的存在主义维度。

郑欣是一位个性非常鲜明的作家，她在《山那边是云》中充分反映了作家本人对人性深刻洞察。“其实都是放下纠结的内心，建设和谐的内心秩序，才能真正做到此心安处是吾乡。”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揭示了乡土社会的复杂面貌，为当代文学的跨文化叙事提供了新的可能。

《山那边是云》最终指向的是一种生存的诗学。在郑欣的笔下，即便是最困顿的生活也闪烁着诗性的光芒，最平庸的日常也蕴含着超越的可能。这种诗学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对现实的穿透与提升。当主人公最终明白“山那边还是山”时，他并没有陷入绝望，反而获得了一种释然——真正的“云”或许不在远方的某处，而在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之中。这种顿悟使小说摆脱了悲情主义的窠臼，达到了一种东方式的澄明境界。

《山那边是云》的文学价值正在于它将一个看似普通的故事升华为对人类普遍境遇的思考。郑欣以她敏锐的观察力、深邃的思考力和精湛的表现力，为我们呈现了一部既有地域特色又具普遍意义的作品。在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这部小说如同一剂清醒剂，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仰望“云”的姿态；在价值多元的语境中，它又如同一盏明灯，昭示着精神超越的永恒可能。

《山那边是云》不仅仅是一部讲述女性故事的小说，更是对人性、自我成长以及文化遗产的深度探索。它提醒我们，在人生旅途中，要学会正视自己，摆脱他人目光的束缚，寻找真正的自我。同时，作品对民族文化的展现与弘扬，也让我们看到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与美好前景。这部小说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内心的困惑与挣扎；又似一盏明灯，为我们照亮自我和解与成长的道路。